

漫塘文集

五



漫塘文集卷十六

宋金壇劉宰著

啟

通新太平曾侍郎

喚

脫屣周行分符姑熟過家上冢真衣繡而晝行有命自
天卽前席於夜半猥托枌榆之蔭敢忘桑梓之恭切惟
馬鬣之封實其犬牙之地尙接乎東阡西陌寧分乎南
富北貧矧茲再世之藏相去百步而近直爲幸會敢後
依歸某官一代偉人六經粹學文章續南豐之派靜重
有文昭之風難兄難弟同持紫橐乃祖乃父不替青氈
方聽履而上星辰忽把麾而去江海必有以也誰其似

之顧蘿蔓之旁緣滔滔皆是而松柏之特立落落固宜
委曰涅而不淄所謂具曰予聖可止則止料公心之甚
明時行則行或天意之有在某官崛起半世陸沈援
之進而不前許其來而自棄止圖寸祿以養偏親方水
菽之奉未充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天乎痛哉斂
手足之形葬者藏也依屑齒之勢安且吉兮聞畫戟之
鼎來正素衣之遯處未見顏色敢布腹心儻憐草木之
微麤同臭味庶幾藜藿之採不到家山拳拳願言縷縷
莫狀

上鄧侍郎

友龍

宋金聖隆

辛酉

厝火薪下方事勢之可憂作舍道旁曾議論之未一此

韋布之士所爲流涕太息豈紀綱之地所應循默苟容
敢進狂夫之言少裨智者之慮切以治內治外固有定
序知彼知己要先反求時方病於才難國未臻於財裕
乃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收樊噲十萬眾橫行之
功旁求狙詐之徒肆爲誕妄故縱鼠竊之盜俾事奪攘
徒令大義之虧莫副遺民之望甚矣向來之過計宜乎
嘖有於煩言其在於今則異於是我雖懷猶豫之意彼
已爲豕突之謀聚師河南妄立出征之號貽書境上公
爲詰問之辭輕兵來往之無常互市關防之愈密儻務
折衝固禦要在同寅協恭切聞上而執政之臣了不任
方來之患下而列曹之彥惟知咎既往之非秋高馬肥

既已在於目前狗苟蠅營曾不慮於意外豈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以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一變流俗之爲端賴風憲之長恭惟某官鍾衡湘之秀嗣齊魯之傳精白一心澄清庶位以身出處係國安危楚甸將輸周覽戰爭之地穹廬講信熟知夷虜之情茲焉居耳目之官允矣任腹心之寄豈比餘子僅效一官固應及今之時視上所向舉棊不定莫勝其偶用意不分乃凝於神或盟誓當堅則須釋敵人之疑若閒隙已開則亟爲邊壤之備釋疑於敵則生事者合正其罪爲備於邊則在位者當同其憂庶彼雖藉口以爲辭而我可協力以扞難安有養成騎虎之勢猶欲復持首鼠之端況和戰

雖有兩塗而修攘初非二道必敵國仰如父母庶制梃可撻甲兵而今也謀帥率用武臣安知田里之愁歎增戍多築營壘第令征役之紛紜連薨獸駭而安坐不知粒米狼戾而賤棄不顧青蚨之用殆折入九耕牛之存十無二三千里長淮未穩枝巢之托百年故壤曷來簞食之迎且立國以來恃兵爲重必先固本乃可圖功流傳細柳之屯數賦采薇之遣假如海道之警有若孫恩盧循實恐宗社之虞不在昆夷獬狁又有大者敢竟言之由來爵賞之行蓋示功名之勸或出畀鈇鉞之任惟顧金錢或入榮旌節之加徒起刀筆是使捐軀之士居多解體之人願回偷惰之風譬若鷹鷂之逐鳥雀庶使

倉卒之際皆猶子弟之衛父兄不然推波助瀾玩歲愒日僅存仗下之立無復朝陽之鳴寒後索衣裘亦已晚矣櫝中毀龜玉誰之過歟某災患餘生蹉跎末仕不藉子公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縻緝久袖正平之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安於命所願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

上錢丞相

游申巽命遂冠鼎司內陽外陰方天地交泰之日視始正本屬明聖勵精之初人神會同君臣契合欣然有喜徧於函生某官先見炯如著龜忠誠貫於金石堂堂不撓休休有容方王恢信馬邑人之謀獨安國之異議及

延賞恃尙結贊之約惟柳渾之深憂行藏在我以何常
輕重於時而有繫擢從經幄載上政塗惟時儉人汨我
成憲乾旋坤轉聿嚴堂陛之分雷動風行盡出規模之
素然且虛一心而接下酌羣言而用中緇衣美武公兮
已有光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不勝愛
助之私妄議急先之務東宮國本中書化原左右未純
乎正人則國本未安政令猶出於多門則化原猶紊千
萬世無疆之計宜審於今十三年已失之權盍還其舊
或解絃之未易則脫屣以遄歸使海內知富貴非所容
心人主知爵祿不足驕士庶進則盡職若子厚之傳梓
人而退則保身合周詩之美山甫不然事多掣肘動輒

違心管仲得君徒云專久晉公立節枉用浮沈某看鏡
自慙著鞭非願擬脫牢盆之役忙求嶽麓之祠不得於
心得於言敢上欺於崇聽弗與其退與其進必將有累
於至公拜手陳情翹首俟命榆枋弱羽雖絕望於雲霄
巖壑孤根仍宥霑於雨露

上衛參政

涇

誕告昕廷擢先正路視始正本當明聖勵精之初內陽
外陰屬天地交泰之日君臣會合神人協和華夏函生
有喜相告門牆下士勿問可知某官玉立英姿金行勁
氣幾年家食名齊太岳之高一日朝紳國增九鼎之重
凡樽俎笑談之頃惟社稷安危之憂若時儉人汨我成

憲雖發霍氏之事始藉延年而用元齡之謀卒由如晦
入贊洪鈞之運益隆丹扆之知緇衣美武公兮已有光
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

同錢丞相

賀江淮黃制置

度

除禮書再任

策四道之勳正八座之拜湖邊風月雖遲賀監之舟天
上星辰趣聽尙書之履少稽雅志足展壯猷諒緩身謀
而爲國喜切以制變以倉卒爲病成功以持久爲難方
遠近之寇首尾相銜而饑饉之民頭顱不保一朝至止
百責叢之資不豫儲謀非素講使縣互三十州之民命
盡獲更生懸絕一千里之盜區相繼撲滅可謂難矣又
有甚焉夫已汰之兵多窮於無歸已息之寇多發於不

測故蕭俛段文昌之議爲患於河朔而盧循徐道覆之禍反酷於孫恩所以四經改歲之期再頒因任之命豈但北門臥護選代實難蓋亦當仁顧憂責成甚重惟其算無遺策故能事爲之防提封廣而窟穴盡除歲月深而芽孽不作彥國青州之政雖已勝爲於中令晉公淮西之歸豈應遽反於午橋弼予一人宜登揆路典朕三禮是爲假途某官以世儒宗爲國元老一夫不獲如推之溝中萬變沓來猶運之掌上而又招徠眾俊駕馭羣雄使窮谷深山皆若旌麾之親到武夫悍卒常如鈇鉞之在前迄成駿功盡杜後患戡矣旂常之績屹然巖石之瞻有社稷臣當不慙於孟子對禮樂問豈僅過於唐

臣或事未免於違心而動輒有於掣肘則松菊存於三
徑足遂雅懷廉恥謂之四維可扶清議矧嘗告老茲謂
踐言不然寧有依違兩者之間而可植立一世之表某
顏因病改志與年衰以在諸生之列而喜先生之升故
以愚者之慮而裨智者之得觀東閣之士雖莫遂於此
時從山陰之游尙有所祈於他日

送金陵余帥

嶸

奉祠歸

恭審奉金馬詔解玉麟符舊國山河正倚長城之衛春
風桃李忽迎綠野之歸時事奈何公計得矣某官長於
富貴而不溺其習志於恬澹而不徇所安以道卷舒係
世輕重千重宮殿於赫留都四道提封肇開制府一施

遠略幾折遐衝爲保障乎繭絲乎葢深明於上意孰主
張是綱維是敢有二於此心超乎汙塗粲此玉雪恭聞
旒展漸攬權綱袞繡歸公當亟符於周雅錦衣行晝豈
容效於楚人某足未及於龍門名蚤塵於鸚表感此殊
遇於茲累年無纖介之長旣莫觀奇士於東閣有負薪
之疾復阻陪候吏於西津修辭不揆其荒蕪藉手申訶
於行李所望菊松按行之暇深惟棟梁克荷之難使此
心休休乎其如有容於眾善汲汲然其如弗及庶致主
可登於堯舜抑傳家不數於韋平若夫味黃石戒而從
赤松之游聽滄浪歌而鄙三閭之隘御風騎氣飲露餐
霞蓬萊無三萬里之遙大椿齊八千歲之壽則所自得

奚俟多祈

回金陵趙帥

善湘

惠酒兼賀誅李全

比者恭審大正使名恭行天討網羅四合固知鳥獸之窮金鼓一鳴卽正鯨鯢之戮成功之速亙古所無仰惟某官開物成務之才尊主庇民之德超絕一世勤勞百爲蠹爾逋逃敢行悖亂方鹽城通泰莽爲盜區而京口蘇常皆虞寇至築隄斷道積土塞川東郊峙芻旣乏徐夷之備百萬積穀且無湟中之儲通國皆稱非公孰任璽書之一札朝下元戎之十乘夕行指麾將校如繞指之柔酬酢事幾類轉圜之易風飛雷厲坤轉乾旋雖子璋之髑髏血模糊而莫辨而防風之骨節車蹂躪以無

餘壯哉此功光於前史餘威所被況令二虜之革心大
賞旋加豈止伯禽之拜後某欣聞凱奏擬綴頌言以向
嘗修小夫尺牘之恭竟莫徹大府典籤之聽深虞再瀆
罔措一辭敢祈專介之來俯叩衡門之下賜之以五雲
翰重之以十朋樽蓋憐其貧悴如常處於積陰沍寒故
加之拊存使同歸於春風和氣某敢不茂迎剛長以對
時亨紀平淮之功雖莫陪於韓愈述興唐之頌尙或曰
於次山

回金陵趙帥

前人

長淮以南侵疆盡復泰山如礪大功不刊赫然威名震
於夷夏有焯尙方之賜丕昭當此之誠仰惟下拜登受

之餘曷勝有功見知之喜某官詩書實學文武全才若
姬公之輔周任撫綏萬方四征不庭之勞如孔明之佐
蜀奮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之志談笑而鯨鯢授首指麾
而狐兔傾巢大書幾徧於旂常深刻仍周於彝鼎鄰境
知有人之足畏朝家恨無官之可酬稽義經在師之爰
舉春秋賜胙之禮加之備物燁然在庭旣體貌之增崇
宜精神之益壯如聞中土生聚實苦殘虜繹騷兼以新
胡已圍古汴切恐必有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遂
用樊噲十萬眾橫行之謀且謂人心久歸可爲批亢擣
虛之計而又天示常象已開除舊布新之祥儻遂舉義
旗而長驅必有奉壺漿而來迓可期三輔復見漢官儀

無令諸公徒效楚囚泣此其爲說甚壯且其陳誼甚高
然而草茅之人深爲根本之慮蓋年來穀食滋貴而目
前楮幣浸輕幣輕則賞或不行食貴則糧恐弗繼況降
卒散漫於城市恐狼心之尙存而齊民憔悴於里閭或
狗盜之不免要須在我有可勝之勢乃能乘彼不可失
之機所望隆寬不遺愚者之干慮庶幾盛際弗虧王道
之萬全某漫浪江湖駸尋歲月旨酒錫難老之壽積荷
知憐竿牘修小夫之恭莫殫報效輒因燕賀私述瘋憂
言之不文惟勿加之罪事或近似冀有味其言老眼不
能細書又不敢委之庸書者齋三日乃發故篋得幅紙
信筆作此